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滹南集卷二十六

金 王若虛 撰

君事實辨

光武封功臣鄧禹吴漢皆食四縣丁恭議曰古者封侯不過百里强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近世議者以光武爲非予謂恭固遠慮然光

武知本之言其可廢哉治天下者無道德仁義以相維持而欲恃區區之法制以沮姦雄而弭禍亂葢亦難矣

東坡嘗言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而惜其遺漏自今觀之信然如曹操征烏桓還自謂幸勝而偏賞先諫者可以為千古法也操一生所行類皆不道之事獨此一節有光青史而陳壽略之豈非闕典之甚哉

先主以私憾殺張裕孔明表請其罪報曰芳蘭生門不

得不鋤嗚呼先主天資仁厚有古賢君之風至于此
舉乃與曹操無異惜哉
晉史山濤傳云鬲令袁毅賂公卿以求虛譽遺濤絲百
斤濤不欲為異于時受而藏于閣上後毅事露濤取
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王戎亦嘗受人布司隸
糾之武帝謂朝臣曰戎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為
異耳嗚呼古人所謂不為異者不為崖異絕俗之事
而巳臨財之際雖一芥必有義存豈容自汚而猥以

尚同為貴哉戎本貪夫蓋無足責濤既受其物矣印封雖在何以自明且濤又嘗以盜官稻田為李熹所劾則非真能清潔者也而史臣亦以此恕之何邪武帝身為人主宜以節儉厲俗始自貴近而王愷與石崇爭侈乃以已物助之戎已犯贓則為之護諱而貸其罪天下安得不亂哉

宋文帝嘗故令諸子晚食曰欲其識有飢苦以節儉御物唐明皇師太子以下芟麥于宮中曰欲其知稼穡

之艱難嗚呼人主之教子當使親師傅通古今義理

既明百行自正曾謂此等可以制其心乎

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数術有縱横才志文帝時為

散騎侍郎不為時知憤憤不得志乃與范曄謀亂事

覺窮治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竒其才遣人慰勉曰

以卿之才而滞于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

也又謂執政曰孔熙先年四十而猶為散郎安得不

作賊君子謂帝于是失言矣人臣至于叛逆復何才

之足惜且士之進退自有命存縱其淹抑終身亦當委順奈何以小不如意遂圖不軌乎由帝之言是使狂躁之徒得以藉口而無忌憚豈所以為訓哉嗚呼彭城王同氣之親雖犯嫌隙本無他腸尚可聽其自新以全友愛之義重以會稽之哀祈扶令育之死諫而帝卒殺之不疑顧乃眷眷于熙先小子何其心術之悖也

隋文帝每謂趙綽曰朕于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

貴耳此非人主之言而亦非其本心也特緯之抗直

帝不能堪故耳

唐太宗嘗云奴告主反此弊事也謀反不能獨存必與人共成之何患不發而使奴告邪自今有告者勿受仍斬之君子曰太宗之立法是矣惜其猶以利害言也夫以奴告主理所不容自當禁之縱使無由得發亦豈可許乎乃不學之過也

唐太宗錄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

繫獄帝曰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齊人叚志充請帝致政于太子大臣乞誅之詔曰朕之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亦釋之此可謂寛明矣然于李君羡則以讖記之文而殺劉洎則以廢立之語而殺或怪其不能以斯心加諸彼是不然恭志充輩凡人皆知其不足道故無所動其心君羡與洎則觸其眞諱惡之機故不能自克耳武后能容蘇安恒而不容魏元同劉禕之亦是類

也

唐明皇酺晏命三百里内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于樓下以較勝負懐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数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徳秀惟遣樂工数人連袂而歌于蔿于上曰懐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君子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明皇耽于淫樂天下方且風靡而傚之而又親詔守令責其角勝則彼惟知求勝以取悦盖亦不足怪

也乃因德秀之諷而罰懷州刺史信有過矣而導之者獨無罪乎即不自克至于冦亂交興中原受禍而不可觧塗炭者豈止懷州之人哉

憲宗朝李絳李吉甫數爭論于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德輿罷守本官范氏唐鑑稱其明慵夫曰憲宗黜德輿誠是然吉甫謟邪屢為絳所屈帝常直絳而謂吉甫專為悅媚則其可鄙盖甚于德輿矣顧乃存之而不去其後絳亦罷

免而吉甫獨寵任終身至以議謚貶張仲方而特賜曰忠何其眷之深歟然則帝之明未足多也

憲宗元和三年策試賢良方正舉人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深陳時政之失皆獲高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置宰臣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于上且誣考官不公上乃貶諸考官而僧孺等久之不調慵夫曰三子以直言應詔其心非有他也帝既嘉之即當擢用而施行以示至公其誰敢議顧乃徇吉甫之私情而

為之報怨牛李之隙有自來矣帝每以朋黨疑臣下而不知已之為朋黨之根也

唐武后時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復手殺師韞后欲赦死陳子昂議以為枕戈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非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且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者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之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宜正國之典置之以刑然後旌閭墓

可也時踰其言後柳子厚駁之曰旌與誅不得並誅其可旌則黷刑旌其可誅則壞禮若師韞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報之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其或父不免于罪而師韞之誅不愆于法是死于法而非死于吏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當取公羊受誅不受誅之義以斷之元和中梁悅報父讎殺

秦杲報有司曰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宜令詳議韓退之曰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凡復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勑杖悅一百流循州明皇時張瑝張琇亦以父讎殺楊汪議者多言宜加矜宥張九齡欲活之而裴耀卿李林甫以為亂國法帝然之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

顧死殺人而赦此塗不可啟也乃下勅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狥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臯陶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付河南府杖殺之考此三事惟明皇所處為不可易子昂等議似高要非正法蓋禮記周官及公羊氏復讎之說皆亂世事不足信也

楚靈王聞羣公子被殺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

乎唐文宗惑楊賢妃之譖幾廢太子永已而永暴薨後帝因觀樂見童子緣橦而其父來往走其下泫然流涕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乃誅教坊宮人嘗構害太子者十数人嗟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父子之道出于天性靈王因已子之死而始悟殺人子之爲非文宗見他人之愛子而後知已子不全之可恨者昏蔽如此宜其憒于天下之理也

温公極稱周世宗之美而曰大功未成中道而夭盖太

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予謂溫
公歸之天數是矣以為將啓聖人則媚主之辭也世
宗天資豈宋祖之所敢望而如宋祖者其足謂之聖
人乎使世宗而在太平之期可以立待何必宋祖哉
宋主征煜煜遣徐鉉朝京師言其師出無名且曰煜以
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
父子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歐公載其事于五
代史而論之曰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王者之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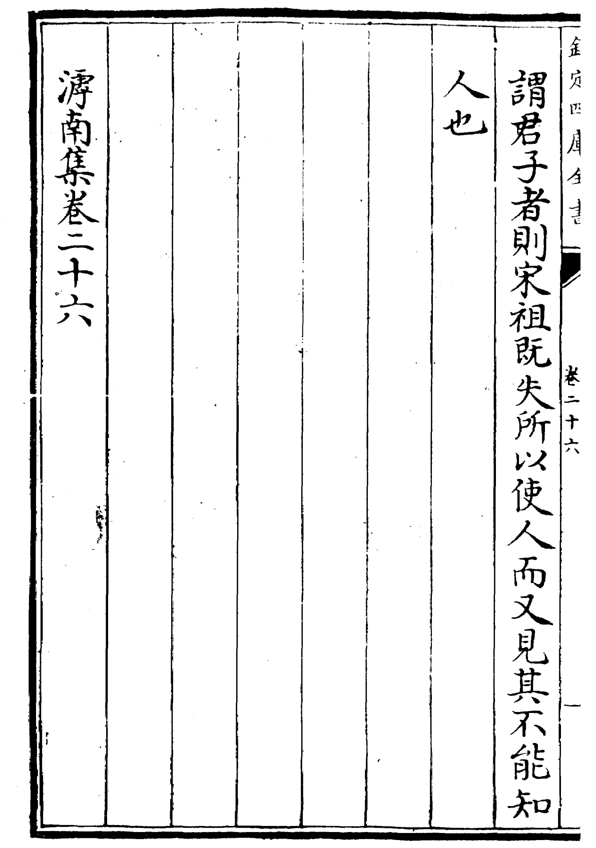
天下必歸于一統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期于掃蕩一平而後已周世宗征淮南詔招撫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其⿰哉慵夫曰歐公之言過矣自古出師未嘗無名而加人之罪者必有辭而後可曲直之理正所當較也宋主此舉果何名而何辭哉偶兹及父子之喻因得以是而折之夫父子固不當為兩家矣而宋之與唐何遽有父子之分哉天下非一人之所獨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據而並立小事大大保

小亦各盡其道而已有罪則伐無罪則已自三代以来莫不然豈有必皆掃蕩使歸于一統者哉世宗既服江南清源節度使劉從效請置進奏院于京師直隸中朝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于卿篤始終之義于朕盡柔遠之宜鍾謨入貢帝問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以不敢帝曰向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

人生難期至于後日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世宗德度如此其視宋主何啻天壤而反以較曲直爲小乎宋主之初出師撫曹彬背曰會取會取彼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此則情寔之語也歐公一代正人而曲媚本朝妄飾主闕在臣子之義雖未爲過而史書垂世之言安可不出于大公至正邪不載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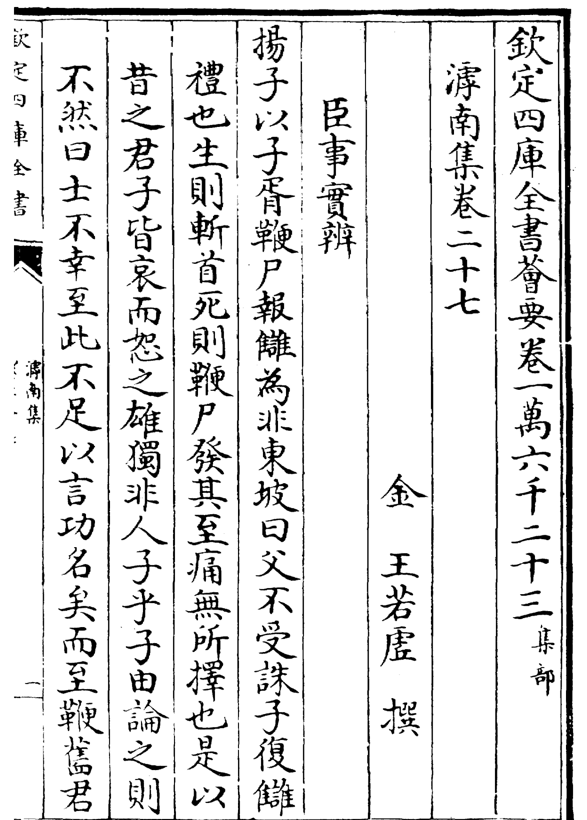
唐將劉巨容討黄巢幾擒而復縱之曰國家喜負人不

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議者譏其以鷹犬自期其言誠是然如巨容輩何足責哉宋主太祖命曹彬平江南許以使相及迴惟賜錢五十萬曰更為朕取太原然後與卿此非以鷹犬使人耶而宋儒每稱其吝惜名器夫人君之于臣過之以禮而示之以誠故人樂為之用果惜名器則如勿許然宋祖素多權詐本不為名器計也嗚呼使彬而君子何必以此待之如其小人則亦不復肯盡力矣嘗以彬之行事考之盖所



謂君子者則宋祖既失所以使人而又見其不能知人也

滹南集卷二十六



滹南集卷二十七

金 王若虛 撰

臣事實辨

揚子以子胥鞭尸報讎為非東坡曰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子由論之則不然曰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至鞭舊君

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慵夫曰子由之論是矣君父之尊一也而君復統其父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亦何以立天下員雖不仕然身居楚國而父為楚官則員亦楚之臣也臣無讎君之義楚子之淫刑固有罪矣而員之報之無乃已甚乎為員之計不過無食其祿而已夫君非至明誅殺之間不能無濫使為臣子者皆得推刄而報之則國家豈復有法而逆亂之事何時而已也若員者勇而無

禮敢為而不顧者也至其說吳王僚伐楚而王未即從因之進專諸于公子光而使弒之蓋求以逞其怨毒則凡可以得志者靡所不為既自賊其君而又賊人之君員真小人也哉楊子譏之未為過論而東坡以為非人子然則蘇氏獨非人臣乎張南軒嘗與人議員立廟事云在吳則可在楚則不可員而有靈必不享于楚地蓋謂忠于吳而不忠于楚耳予謂員之于闔廬則忠于僚則賊其享于吳亦恐未安也

退之論范蠡招文種事略曰為人謀而不忠有匡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若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擧吳之後還越之日泛輕舟游五湖者豈唯范子乎其移文種之書猶拔句踐之劍也句踐何過哉其文辭不甚佳此必少年所作故黜于外集而世亦無稱道者獨宋孫漢公謂其高出千古予以為然蠡雖功成然句踐之眷方隆而所期望者未艾也盍亦為之勉留而徐以禮請則終始之義庶幾兩全而决意不回若

棄仇讎者王以誅賞動之則曰君行令臣行義卒潛遁去揆以人情王既不能堪矣乃又移書同志誦王之短而示己之見幾種也不智亦因謝病不朝王未嘗負二子而二子負王安得不發怒而殺之乎以史傳考之句踐無不道之事惟種受誅而實其自取則長頸之相蓋亦無驗也嗚呼蠡春秋之豪才略有餘而仁義不足者也以今日待其君如此其薄則向來所以黽勉從事者特假之以為功名之資耳夫豈誠

意哉然而千古高之以為美談其視貪榮嗜利死而不悔者固為賢矣以君子忠愛之道律之殆未滿人意也

蕭何治未央宮事論者不一或以為非是或以為當然或又疑其為有深意何其紛紛也彼以刀筆吏盬土木功不能無過制者其對上之言姑以自解云爾此固不足深責然亦何可妄譽哉大抵漢初君臣類無學術暗于義理其舉措之際亦多疎矣而後世每以

聖賢事業期之宜其為說之多曲也

程晏論曹參譬之飲牛于汚泥而不即清淵吕祖謙論陸賈叔孫通譬之避雨于荒城而不求大厦皆恨其不以三代之隆輔漢也嗚呼三代之事豈漢祖之所可望而数子之才亦豈王者之佐乎彼自量其分而行其力之所及足矣而世儒每過期之此書生不通之論也

昔人之論蓋有語病而意實不然者張釋之與文帝爭

犯蹕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近世儒者往往譏之以為開人主殺人之端固似有理然一時之意姑為守分而言何暇慮及此乎王肅諫魏明帝亦甞引此曰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重于為已而輕于為君不忠之甚也其貶尤深盖帝性嚴急時督修宮室稽限者輙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故肅言近于過者所以力戒帝之專殺耳不然釋之之罪詎至是哉

張釋之與文帝爭論犯蹕罪名事云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議者紛然以為開人主殺人之端而隋源師謂高祖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唐馬懷素謂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自當處决聖心皆襲釋之之意者也其言之病豈不益甚哉

尹賞病革戒其子曰為吏正坐殘賊免猶勝軟弱不勝任仇士良致仕語諸送者以為無使人主知書近賢臣則權常在我嗚呼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賞之酷

士良之姦居之不疑亦已極矣乃復將死而貽諸其子既去而傳諸其徒不仁者可與言哉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曰臣當自刎以血汚車輪帝不悅及聞張猛之言然後喜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陳瑩中曰事有緩急言有輕重御船非過舉之大諫而不從何遽至于自刎哉使果不從廣德之死又何名乎劉子翬曰廣德誠太過然非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猛之言未必見聽也有犯無隱廣德以之予謂

推帝所以見聽之由則子翬之論得矣而廣德之過
又豈可不戒哉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漢許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共割財產武自
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並劣少鄉人皆稱
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親
戚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位二弟年長未蒙榮禄所
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于前悉以
推二弟一無所留于是遠近稱之君子曰武也欲成

弟名自當委曲教之正使無成亦何愧于心而為此詭譎之事吾不知武之本意果如所説邪抑實出于貪鄙初不自克而卒不自安邪使比及至是而其産破散或身先亡則何以辭于世乎所謂巧詐不如拙誠也

姜肱與二弟友愛常共卧起及各娶妻相戀不能别寢以系嗣當立乃遞往就室三人之友愛則誠篤矣抑何不知禮之甚邪讀之令人發笑

漢黨錮諸公既無申屠蟠之高識而自貽伊慼可以逃則當如夏馥不能脫則當如范滂若張儉者望門投止使他人殄滅宗親而身獨幸免雖以壽終亦何顏于世哉而史臣稱美其賢陋矣

劉翊豐財而好施獻帝西遷拜陳留太守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斂之又逢知故困餒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東漢之士詭激好名而不量輕重如此悲矣

或問荀彧荀攸于王通通曰皆賢者也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賈瓊曰䖍哉漢武未嘗從諫通曰漢武其生知乎雖不從諫未嘗不悅而容之噫漢武昏惑不道幾至亂亡晚節末路僅能少悔而通以為生知荀彧之徒黨附曹賊以取天下皆漢室之罪人而通以為仁者其謬論不待辨也

董昭為曹操謀九錫之事荀彧以為君子愛人以德不

宜如此操不悅或飲藥而死蘇子由曰文若始從曹公于東郡致其筭畧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與哉當是時中原畧定中外之望屬于曹公雖無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焉往刼而取之不若徐而俟之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吕伯恭曰或沮撓昭議者其本情特不悅計非已出而已答昭之詞盖非忠順云予謂二說皆通或必居一于此要之不可謂忠於漢也

而或者曲為文飾猥加褒譽温公則曰功先管仲東坡則曰道似伯夷讀之殊可怪笑夫管仲合諸侯以奬王室曷嘗助賊臣而篡國乎伯夷不與惡人言不立惡人之朝而肯為曹氏之腹心乎彧之飲藥不得已焉耳以操陰謀多忌彧之智力乃出其右一旦隙生豈有免理至饋之食而發視乃空器其意可知彧不自裁亦終被害將有慊于是者此陳壽所謂以憂薨也烏在其為死節耶嗚呼人臣至于荀彧馮道其

邪正逆順不待辨矣而議者之蔽時或如此天下之事豈易曉哉

諸葛誕為司馬昭所誅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魏志所記止于如此而注引干寶晉記云数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輙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横此幾大過也當時既知其不可屈則槩殺之矣何至一一遍問而数百人者雖信感恩亦不應盡能如此然而通鑑取之豈多愛不忍雖

温公未免歎劉子翬不信田横客俱死事以為溢美之言予于此亦云

管寧華歆共鋤園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世皆優寧而劣歆予謂以心術觀之固如世之所論至其不近人情不盡物理則相去亦無幾矣畢竟金玉與瓦石豈無别者哉此莊列之徒自以為達而好名之士聞風而悦之者也若夫君子之正論則不然貴賤輕重未嘗不與人同特取舍之際有

義存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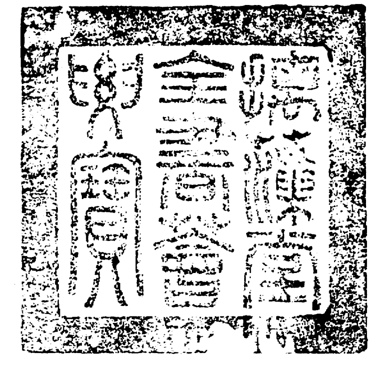
陳壽評孫皓以為肆行殘暴虐用其民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過厚之恩曠蕩之澤意若微譏晉武而孫安國亦謂皓罪為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不足謝寃魂而優以顯命仍加寵錫非伐罪弔民之義二子之言是矣然湯武之師本以救天下是故誅其君弔其民而議者亦曰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後世伐人者例皆志于奪國則

既得而止矣詎有誠意爲民者盖不獨晉武爲然也初羊祜陳伐吳之策曰晧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晧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嗚呼果使吳人更立令主民得樂業于一方釋而存之以爲外懼豈非好事令乃幸其無道而易取惟恐失之此其心曷嘗在民邪武帝不足責也若羊公者世所謂仁人君子而爲謀亦爾則是舉也尚可以湯武之事繩之哉

東坡詩云景山沉迷阮籍傲畢卓盜竊劉伶顛貪狂嗜
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稱其賢雖詩人一時之言其實
公論也然志林復云籍本有志于世遭魏晉多故乃
一寓于酒何邪晉人放蕩本其習俗而好事者每為
觧說子由所謂借通達以濟淫欲者誠中其病古之
君子避世全身固自有道其不幸而不免則命也何
必穢汚昏醉為名教之罪人邪盖籍嘗戒其子矣曰
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則亦心知其非而不

能自克而已

滹南集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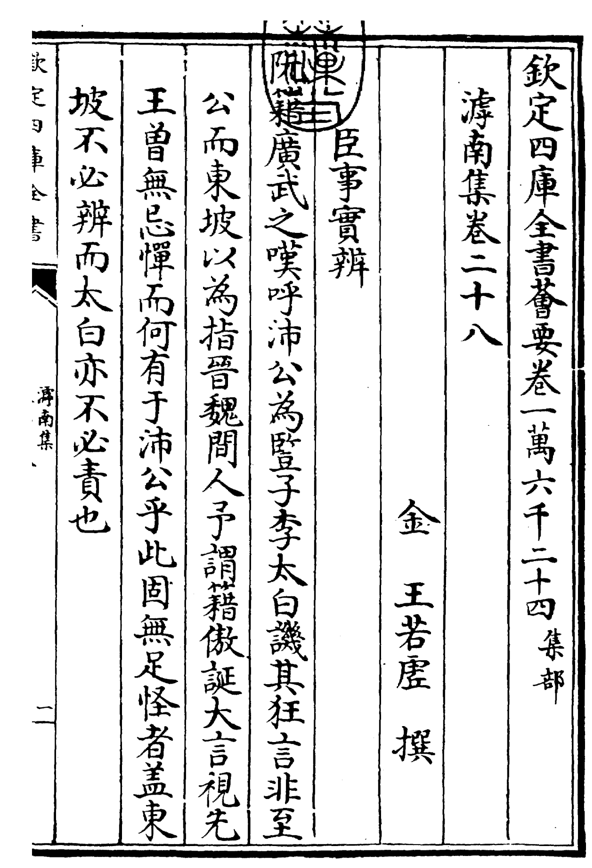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滹南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滹南集卷二十八

金 王若虛 撰

臣事實辨

廣武之嘆呼沛公為豎子李太白譏其狂言非至公而東坡以為指晉魏間人予謂籍傲誕大言視先王曾無忌憚而何有于沛公乎此固無足怪者蓋東坡不必辨而太白亦不必責也

晉史載祖約好財事其為人鄙猥可知阮孚蠟屐之嘆雖若差勝然何其見之晚邪是區區者而未能忘懷不知二子所以得天下重名者果何事也

或問殷浩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當時以為名言浩問劉惔自然無心于稟受何為善人少惡人多惔曰譬如瀉水著地縱横流漫略無方正圓者一時絶歎以為名通人有能百擲百盧者

王衍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庚子嵩曰王君之言闇得理皆類此噫三論無謂甚矣而取重于世如此晉士以虗談相高自名而夸世者不可勝數而三子其尤也顧存而傳者若是則餘可以想見矣將無同三語有何難道或者乃因而辟之一生幾兩屐婦人所知而遂以决祖阮之勝負其風至此天下蒼生安得不誤哉

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

導戒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為當時所嘆予嘗讀而笑之矣所謂廉士者唯貧而不改其節故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後止尚可為廉乎而史臣著之以為美談亦已陋矣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或問安兄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予謂此一時率爾之言非確

論也吉人之詞固寡而寡者未必皆吉人遽以是定其優劣可乎晉人議論淺近不切大抵皆此類也

謝安問王子敬書何如逸少答曰固當不同安言外論不爾則又曰外人安知或稱李含光書過其父含光聞之終身不書子敬非禮矣而含光亦太過也

晉元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昌不但言禮不可瀆上下之分不可亂而猥假此喻人主之尊止圖瞻視而已邪晉士虛

談類如此

晉兵伐吳孫皓遣其丞相張悌副軍師諸葛靚等逆戰大敗于版橋靚邀悌遁去悌不從靚自往牽之曰存亡有數非卿一人所支柰何故自取死再三牽之不動乃放去悌卒死之及皓降靚逃竄不出武帝訪得之欲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嗚呼靚身為軍師而臨難茍免又勸主帥俱亡不忠甚矣及君降國滅天命有歸乃始讎晉不向朝廷

而坐亦何謂也哉

苻堅將楊安攻晉梓潼郡太守周虓以母妻為賊所獲遂降于安嗚呼虓既以不忍捐親之故而至于受汚沒身不仕以終天年可也豈復名節之足言哉而每見堅輒箕倨慢侮或至詆罵既又屢為叛逆而不悛此何謂也就使得行其志亦何以湔洗前罪而歸見晉人邪不忠于晉而無禮于秦進退兩失其妄人也已矣

溫嶠將劉琨之命其母止之絶其裾而行鄧攸避石勒之難其子隨之繫于樹而去千載之後猶令人恨二子之罪可勝誅乎史臣以為攸之無嗣天蓋有知其論甚愜而稱嶠辭親蹈義申胥無以尚之斯則陋矣考之當時勸進之行不必須嶠而忍違慈旨使之抱恨終身喪葬俱廢此特以功名為急耳豈得與申胥比哉張南軒曰就使太真有克復神州一匡天下之勲亦浮雲之過太虛耳不足塞天性之傷若順母意

雖泯滅無聞于後而所全者大不媿于心烏能以此而易彼至哉言乎可以為萬世之訓矣

呂氏博議以温嶠詐王敦求脫為晉備其言過正不近人情朱黼曰以周身之防寓愛國之實反經合道要無可訾予謂只為己計亦不害于道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無名而死于逆賊之手亦何圖哉逆賊之前豈所以施信義者邪

傅亮謝晦徐羡之皆晉室之臣而陰附劉裕以成篡代

罪固不容誅矣及其受裕顧託曾未期年而弑營陽戕義真略無忌憚之意既以遣人迎文帝則又分據要地以為後圖此亂臣賊子之尤者文帝誅之蓋千古之所快而蘇子由著論以為元兇劭之變乃天之報復文帝與亮等同禍豈理也哉至其稱引春秋之義䚡釋里克之非皆不近人情其與取馮道殆無以異嗚呼蘇氏溺于佛老每以聞大道自矜而時持害教之說不為無罪于吾門也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我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劉湛入獄謂其弟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嗚呼滂生昏亂之朝而標置自高忿疾已甚蓋所謂殺其軀也顧乃恨為善之無益固已惑矣至于湛輩貪權煽亂死復何辭而亦出此語豈不可笑之甚哉

宋彭城王義康以得罪出鎮豫章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意謂義康闇

于大義貪權昵黨不遠嫌疑故至是耳其評甚當然琳本道人而幸主見知遂參預朝廷之政賔客填門四方贈賂相系至有黒衣宰相之稱使果嘗讀書知道理不當少戢邪斯亦幾何其不敗也

劉凝之嘗有人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覔新者備君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隣人得屐送還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東坡

曰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予謂沈亦未足為法也君子之道貴乎別嫌疑明是非其實吾物何為受誣而與人使因而不還則成彼姦計而自貽不韙之名果何圖哉且所認有大于是者皆可與之而不辨乎然則麟士所處雖差勝凝之要亦不近于人情而君子不貴也蘇氏嘗以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為非而顧復有取於麟士何邪

蕭道成取宋王儉褚淵之力為多然觀其始謀本出于

儉淵初無意為所迫而後從則儉之罪重于淵矣而一時物議往往咎淵而少及儉者何邪

齊高帝甞曲宴羣臣數人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想儉當時自謂風流勝于諸子矣而不知謟而迎合以啓驕侈之心曽不若彼伎之為本分也嗚呼儉既陰賛道成以奪宗國及

相齊朝又為此佞媚之態非小人孰能爾哉

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勸其引決以保全門户晏不從及晏拜驃騎將軍謂諸昆弟若從阿戎言豈有今日思遠曰猶未晚也晏嘆曰世乃有勸人死者後晏果伏誅世或以思遠為賢子弟予謂不然晏之貪權固為非智思遠力諫使之退避可也不然亦委之而已迫其必死不亦甚乎

魏太武時遼東公翟黑子有寵于帝犯贓事覺謀于高

允曰帝問當以實對為當諱之允教以實對不宜欺罔黑子竟以不實對被誅後崔浩因修史得罪允嘗同修亦當坐之太子營救導令飜異不從帝賞其直赦允而誅浩他日太子責允對曰臣與崔浩實同其事違心苟免非所願也退謂人曰我所以不從東宮者恐負翟黑子故耳世皆以為美談予謂此言殊未當也臣不欺君自是當然之事不必有為而後為且黑子不從允教而死非允誤之也而何負之有使允

所坐果實則詭言自脫是為負浩豈關黒子如其不然冒覆族之禍而践疇昔之一言果何義哉

元魏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為刺史或勸其單騎之官楷曰食人之禄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遂舉家之官及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小弱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將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復命追還賊至將士争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獨何愛一身戰死者相枕城陷

楷不屈而死或問楷處此何如曰後一節可矣其始則失之過焉食人之禄者固憂人之憂然一身盡節自足塞責單騎之官法之所許且無害于義而必全族蹈禍以固衆心斯不可以已乎君子之制行亦止乎中焉耳

裴矩佞于隋而直言于太宗温公曰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爾或曰矩迹則忠而其心則佞煬帝喜謟諛矩則以謟諛而悦之太宗好

諫諍則以諫諍而媚之視君之好惡而為取容之計也此大姦之情明主之所當誅也慵夫曰攻矩之心術此固中其病矣將以示勸戒而行教化則温公之論亦豈可廢哉

范純夫程正叔皆言魏徵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事太宗予謂是時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太宗之立實高祖之命然則王魏死其難可也不死而事太宗亦可也温公作通鑑正叔嘗勸其著徵罪而温公

不以爲然得之矣

唐王義方爲御史將劾李義府而恐其得罪以貽親憂乃請于母既許而後言之張鎰救盧樅亦然夫既居憲臺之職豈得以親憂之故而遂不言邪近代鄒浩劉安世聞有諫官之命皆先請于母而後受是則知所處矣

滹南集卷二十九

金　王若虛　撰

臣事實辨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見其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治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上悅唐明皇時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

時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當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喜從之嗚呼古人以家四海為言者多矣事雖不同率皆以廓人主之大度而破其褊狹之心而蕭何以之啓奢靡姚崇以之勸逸游信乎六經之言有時可

以文姦也據二主初懐戒懼之意正當將順以成其
美而何等乃以邪說引之于惡罪孰大焉然何語雖
非特以自觧其失情猶可恕崇方失寵因此迎合遂
復相位則其用心之鄙尤不容誅也
唐玄宗幸洛以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
官宋廣平諫之既見從矣乃復請曰陛下罪之以臣
言而免之是代陛下受德也乞令待罪朝堂而後赦
上善之嗚呼臣以進言為忠君以納諫為聖上下同

心以求真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自後世諛臣專以歸恩分謗為愛君於是人主始諱其過而恥屈于下矣孰謂堂堂如宋公者而亦為此態乎李希烈攻寧陵劉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居西北未嘗內顧而捽下斬之士有固志故能解其圍杜牧之所記如此嗚呼無罪而殺其所親以之警衆雖云成功害理甚矣故宋子京不取以為好事者傳會此蓋有功于昌而東坡譏笑之信蘇氏之學駁而

不醇也

或問張巡許遠何如曰忠矣然而未仁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守一城而食人三萬口其忍為之乎寧使賊殺豈容自食故予嘗謂其死節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萬刼不能滅也或曰為已則不可為國何害曰為已與為國等耳天下只有一箇是或又曰圖大事者不顧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萬口之命而謂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

此而保亦不足道況其未必哉爲廵等計可走則走不可則戰戰不勝而死之足以塞爲臣之責矣國之存亡付之天可也蓋當時公論亦多尤之李翰輩曲爲辨說詎能服人之心而史臣猥曰議者遂定嗚呼去古逾遠義理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以名節自高而卒不免害道者可勝數哉

郭子儀不理發塚盜盖主名未得且王事方急因以解危疑而安反側耳其心非不痛也而楊龜山以爲能

忘物我豈不悖哉此流于莊列之薄非所以為人子之訓也

李西平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以為皇家之福因請速進兵西平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嚮非相拒也五星盈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我軍不戰自潰矣皆謝非所及予謂西平處此固善然終不當語人其機已泄他日安可再用哉抑君危而臣死敵義

自當爾天象吉凶實不暇問亦無事乎此機也

陽城之事退之永叔皆論其非而范純夫辨之以為實有所待且譏永叔不成人之美蓋以城之素行非畏禍苟容者又卒有沮延齡救陸贄事故爾云云要之德宗之朝不必待七年而後可言為臣之法當以韓歐為正

唐史稱陸宣公貶忠州避謗不著書恐未必然宣公經濟之學本非立言者方其得志則發而見于用否則

默而已矣不然公處昏君邪臣間直言鯁論未嘗有所屈豈其一遇斥逐而遽爾畏忌邪史氏之期公淺矣

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于文字世多譏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至潮州謝表以東封之事迎憲宗是則罪之大者矣封禪忠臣之所諱也退之不忍須臾之窮遂為此諛悅之計高自稱譽其鋪張歌誦之能而不少讓蓋冀幸上之一動則可憐之態不

得不至于此其不及歐蘇遠矣

柳子厚附麗小人以得罪天子所謂自貽伊戚者安于流落可也而乃刺譏怨懟曾無責己之意其起廢之說悲鳴可憐至有羨于顏馬璧浮圖既不知非又何其不知命也

李德裕不由科第進且以牛李譏切父政之故遂深疾進士嘗謂武宗曰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蓋少習其業而熟于朝廷臺閣之儀寒士雖有過人之才

不能閑習也世以其言爲不公而楊中立力爲辨之慵夫曰在他人言之固無嫌自德裕而言雖曰非私人不信矣若謂人材色色有之不必進士則可乃欲專任公卿子弟豈得爲公論哉天下之事豈徒習家業熟朝儀者所能辦而才誠過人則亦何有于此等哉自古由寒素爲名臣者曷可勝数膏粱紈綺子焯焯者幾人而遽以此薄天下之士顧不褊淺而可笑邪使德裕庸人猶不足深責彼其著書論事寔皆本

於儒學獨以激于私意遂為是過正之說卒以忌克
禍及縉紳至于斥死而不悛其天資小人也哉
唐哀帝時朱全忠欲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宰相裴
樞以為太常卿當以清流為之持之不下全忠怒而
殺樞歐陽子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
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不能存唐必
不亡唐而獨存也范純夫非之以為樞乃全忠之黨
從其大而違其細以竊天下之虛譽非有忠義之心

能為社稷者也葛勝仲曰自古姦臣有簒奪之志必誅異己者曹操殺荀彧司馬懿殺王經未有同己而誅之者樞果從其大而違其細全忠自當以意曉尚何甘心投之濁流李振之謀耳振嘗曰王欲圖大事而樞輩朝廷之難制者故令殺之昭宗時樞為汴州宣諭以與全忠素善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後雖因全忠言而復相然能持之以正則始進不足累也當以歐陽子為正慵夫曰葛氏之言當矣然歐公亦

許之太過所以起純夫之辨若樞者有書生之直氣而無不可奪之大節耳

新唐書孝友傳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烏雛令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别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乃復召兄弟同居君子曰使君良果篤于友悌者豈一婦人可得而間之既已為所惑而至于乖離矣雖知過而改亦何足入

傳也

王朴薦扈載于李穀久而不用云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乃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歲中病卒時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予謂人之於事亦盡其當為者而已朴能薦士信然穀之知人不足道也且人誠有命則壽夭貴賤固已一定而不可逃豈宰相所能予奪而損益哉穀言亦偶中耳

馮道忘君事讎萬世罪人無復可論者而蘇子由曲為辨說以為合于管晏之不死雖無管仲之功而附于晏子庶幾無媿嗚呼是豈可以為比哉子糾小白均為亡公子而小白先入既已為君内外安之初無異議則齊國小白之有也糾不復争而仲亦無必死之義故曰糾未成君仲未成臣孔子固嘗辨之矣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景公亦齊之肖也莊公之讎在崔杼而不在景公則晏子不死而事之亦可也及杼盟

大夫之不與己者則晏子不肯焉使杼而自立晏子其肯事之乎是固不得以為比也又以對德光之問為能活中國受郭威之拜為能重朝廷且曰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談笑拜跪却之非盛德不能如此其言區區尤為可笑使此事果寔亦何救乎大節之虧况其不然乎盖道之對德光謟以求媚耳初豈在民德光之不殺適其不欲耳何有于道至于威之拜道道之不荅特平生長幼之禮不能遽

改于一朝者也威之屈伸漢之輕重固不繫于此夫有汲黯之直節而後弭劉安之謀有周紡之威望而後能沮王敦之志若道者叛君賣國習以為常此乃姦雄之所易而取之者而謂其能却人于談笑拜跪之間乎夫惟威之視道不足以害其事故待以舊好而無間道亦知其不吾忌也故受之如常日而無嫌不然威其肯爾而道其敢爾邪道之迎湘陰也揣威無實立之志不能以大義動之正論諭之而徒要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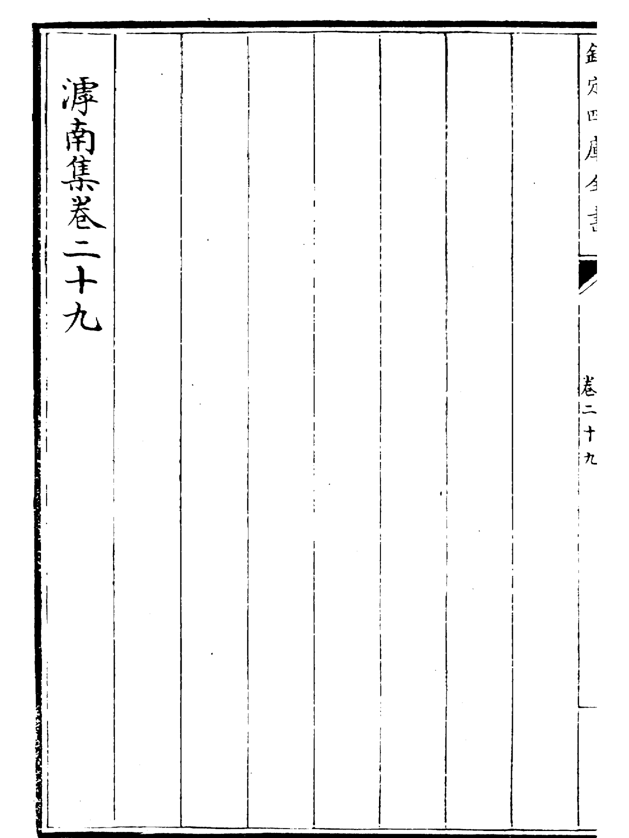
無使妄語而已行未及還威已代漢道復俯首而事之矣所謂以拜起折威者果足信乎議者曽不考其素要其終而惑于適然疑似之跡亦已謬矣為臣至于馮道萬善不足贖百詭不能文也使如道者猶可以貸焉豈復有人理哉胡安定曰生民不至于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王介甫則方之伊尹富文忠則目為大人其餘紛紛者不論也乃知逐臭之夫今古不乏而堯桀之是非有時而顛倒歐陽

子為道傳鄙薄貶斥若將不齒然於此等亦以為誠然而不能辨何邪茆荆産云道欺盡五代人又欺到宋朝諸公此老賊伎倆亦自高嗚呼道何足以欺人哉直之者陋見耳吾嘗論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書食人主之禄而敢昌言以馮道為是者皆當伏不道之誅也

王沂公有言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歐公每誦之以為得大臣體予謂人臣雖不當收恩然賢才豈可不求雖

不當避怨然人情亦豈可輕失沂公惟主斯言遂至于不肯薦人歐公惟主斯言遂至于善犯衆怒皆用心之過也

王介甫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又曰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行勝商君介甫初以唐虞之事責神廟以臯夔稷契自任漢唐而下皆所不道何其高也及其憤新法之不行則甘心為商鞅而羡慕之又何其卑也



滹南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十六 集部

滹南集卷三十

金 王若虛 撰

議論辨惑

范曄史論云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義者所以主生死而非對立之物也豈有時而輕重哉義重於生已為語病又可謂生重于義乎雖然此自漢以來學者之所共

𢿱𥈭也叛人何足以知之

唐蘇頲論夷齊四皓優劣云四皓見賢于子房夷齊稱仁于宣父與其稱仁于宣父不猶愈于見賢于子房哉鄙哉斯言為論不求是非之真而徒倚古人以為重殊可笑也呂東萊曰競駑驥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然隨伯樂而譽馬未免為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未免為不知人其相去一何遠哉

老蘇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逄比干

吾取其心不取其術予謂挾儀秦之術者必無逢干之心存逢干之心者固無事乎儀秦之術也蘇氏喜縱橫而不知道故所見如此

邵氏聞見錄云顏子得位為堯舜孟子得位為湯武此繆論也聖賢事業易地則皆然何嘗有決擇之意彼徒見顏子窮居陋巷默無所為而孟子游說諸侯急于救世遂敢臆度而為是斬絕之論豈知顏孟者哉

蘇武不降匈奴名重千古而當時止得典屬國世皆恨

之陳季雅曰臣子合當事不當受重賞此論雖高在臣子自處可也施於國家則不可顯忠遂良成湯之所以昌崇德報功武王之所以治信如陳氏之言則善善之道亡而勵世之具廢矣

溫公排孟子而歎服揚雄荆公廢春秋而崇尚周禮東坡非武王而以荀彧為聖人之徒人之好惡有大可怪者

司馬君實正直有餘而寛假曹操蘇子由道學甚高而

獎飾馮道皆繆戾之見有害于名教不足為長厚也司馬温公論曹操篡漢以為非取之漢而取之盜手失言之罪萬古不磨胡致堂力攻之是矣及其論蕭道成當討蒼梧劉知遠不必赴晉難乃皆引以相明而不廢何邪是非有定理而前後反覆以遷就已意此最立言之大病也

東坡以武王伐殷為非聖人斬然不疑至其論范蠡之去荀彧之死則皆許以聖人之徒是何靳于武王而

輕以予二子也

蘇子由論曹操曰使其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猶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于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胡寅論王敦曰使其回悖逆之心有事于中原與夫劉琨祖逖之徒犄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不此之慮而甘為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其論朱温曰為全忠計既下韓建服李茂真經理長安紀綱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敬順之

道唐若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改授亦不容釋嗟夫二子之意則善矣抑不思彼三賊者可以是而望之乎書生之迂濶如此

子由雜誌記道人犯罪不可加刑事其言甚鄙非惟屈法容姦有害正理而區區妄意于神仙殊為可笑蓋蘇氏議論濶疎者非一而此等又其尤也

三良殉葬秦伯之命詩人刺之左氏譏之皆以見繆公之不道而後世文士或反以是罪三子葛立方曰君

命之于前衆驅之于後三良雖欲不死得乎此説為當東坡詩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顆事律之則正可責康公耳柳子厚所謂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是也吕氏博議反覆曲折以辨三子之非刻覈尤甚始予猶謂是少年場屋之文出于一時之率爾而讀詩記黄鳥篇復引蘇氏語為解乃知其所見之蔽葢終身也

鄭厚曰王道備而帝德銷史法盡而經意遠予謂王道

不殊于帝德史法無害于經意直厚之鄙見如是耳

鄭厚以歐陽子作史辨太深而法太盡予謂辨無太深法無太盡論其當否則可矣

鄭厚曰使湯武不為亂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兆是亂也予謂不然聖人與天為徒而以大義公天下遇所當為固不暇遠憂後世而亂臣賊子亦不必藉口而後發梟獍豺狼之惡何嘗有所因乎且魏晉而下凡篡奪者皆以禪讓為名然則堯舜亦為亂臣賊子倡

乎以是論湯武陋矣厚又云以湯武順天應人非得已者此書生所知也嗚呼順天應人易之所稱也厚雖鄙薄聖賢其於孔子猶若有所憚者至是說則併孔子而不取矣小人無狀一至于此天下之事亦有非書生所知者名教之理而書生不知則誰復知之且厚獨非書生耶何其背本之甚也如厚之徒固不足道然湯武之是非古今多疑之予不可不辨鄭厚小子敢為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于孟子皆

在所非或至詆罵至漢祖蕭曹平勃之徒則尊為聖賢而亟稱之復以歐公譏病唐太宗為薄俟夫之口其足憑乎

鄭厚曰江河之流多渾渾棟梁之材多磥砢至廉者以穢養之至美者以醜襲之衣錦尚褧之義也無管仲之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則仲一淺丈夫也必不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無蕭何之强買賤貰則何一介士也必不能鎮國家撫百姓為一代

宗臣無霍光之陰妻邪謀寵女立后則光一忍人也必不能當廟堂擁幼君處廢立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嗚呼自古跌宕不羈之士往往略細謹犯非法君子取其所長恕而不責則有之今曰必如是而後可以了大事然則凡修身慎行者舉皆碌碌而無足取矣亦何以學為哉世惟知其訕薄湯武伊周之非而不知此等尤名教之罪人也

韓退之嘗曰孟氏醇乎醇荀揚大醇而小疵以予觀之

孟氏大醇而小疵揚子無補荀卿反害不足論醇疵也

退之三器論以爲偕太平之治歸天人之心者不在是其言愜當出人意表在韓集中當爲第一然辭采不足觀亦如范蠡招大夫種議故不入内篇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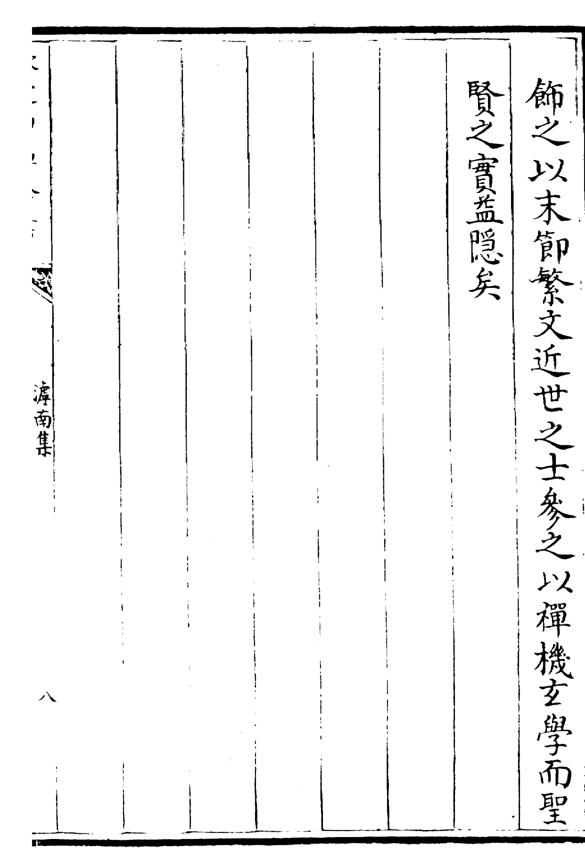
柳子厚斷刑時令四維貞符等論皆覈實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而東坡痛非之乃知秦漢諸儒迂誕之病雖蘇氏亦不免也

柳子厚非國語雖不盡佳亦大有是處而温公東坡深罪之未為篤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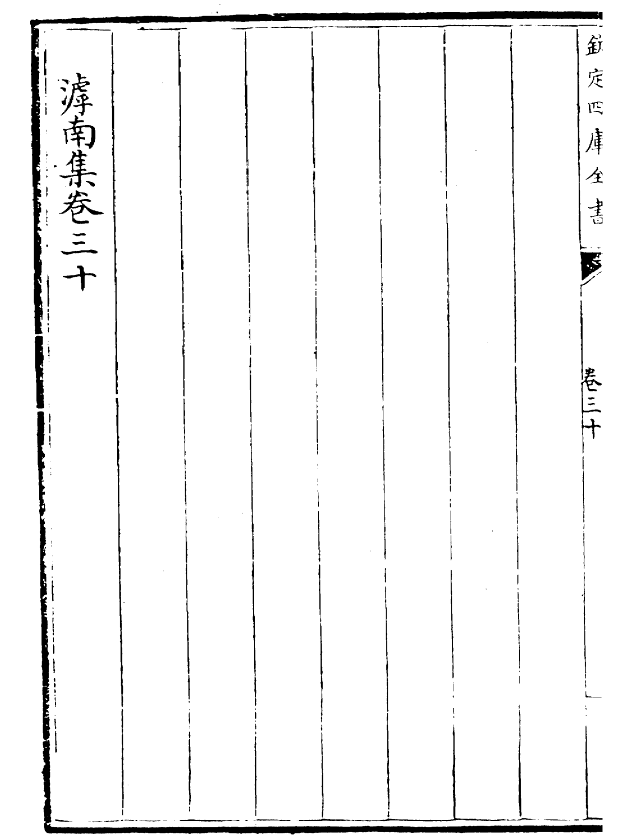
通鑑一書妙絶古今雖萬世不能易也惟荀彧評為可恨耳當删去之

正閏之説吾從司馬公性命之説吾從歐陽子祭禮之説吾從蘇翰林封建之説吾從范太史餘論雖高吾弗信之矣

甚矣中道之難明也戰國諸子託之以寓言假説漢儒



飾之以末節繁文近世之士參之以禪機玄學而聖賢之實蓋隱矣



滹南集卷三十

滹南集卷三十一

金 王若虛 撰

著述辨惑

詩書以序冠篇首蓋一篇總是一意故可也論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屬故記者但取其中三兩字以為名如學而為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非作者之意也揚子法言隨問而答論孟之體耳而各取首章之意以

為序曰譔某篇無乃失其宜歟

昔人以杜預顔師古為丘明孟堅忠臣近世趙堯卿文伯起之于東坡亦以此自任予謂臣之事主美則歸之過則正之所以為忠觀四子之所發明補益信有功矣然至其失處亦往往䕶諱而曲為之說恐未免妾婦之忠也

外紀通鑑之贅也道原初勸温公始於上古或自堯舜

公曰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又勸

其始于獲麟之歲則曰經不可續也道原既稱其可法而卒為此書蓋好名而不自禁因之託附以傳世耳觀其序可以見矣然勉强牽合至取戰國諸子謬妄之説以實其事固不若不作之愈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其所發明不為無補然所失亦多至述贊諸篇殊不足觀蓋為蛇畫足欲益而反弊者顧乃高自矜誇譏子長之未周豈不可笑哉

語孟之書本無篇次而陋者或强論之已不足取司馬

貞述史記以為十二本紀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妄意穿鑿乃敢如此不已甚乎

史記評騶衍云或言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所謂牛鼎即上飯牛負鼎之事耳而貞解為函牛之鼎云衍之術迂大若

大用之有牛咼之意何其曲也

東坡之解經眼目儘高往往過人遠甚而所不足者消息玩味之功優柔渾厚之意氣豪而言易過于出奇所以不及二程泒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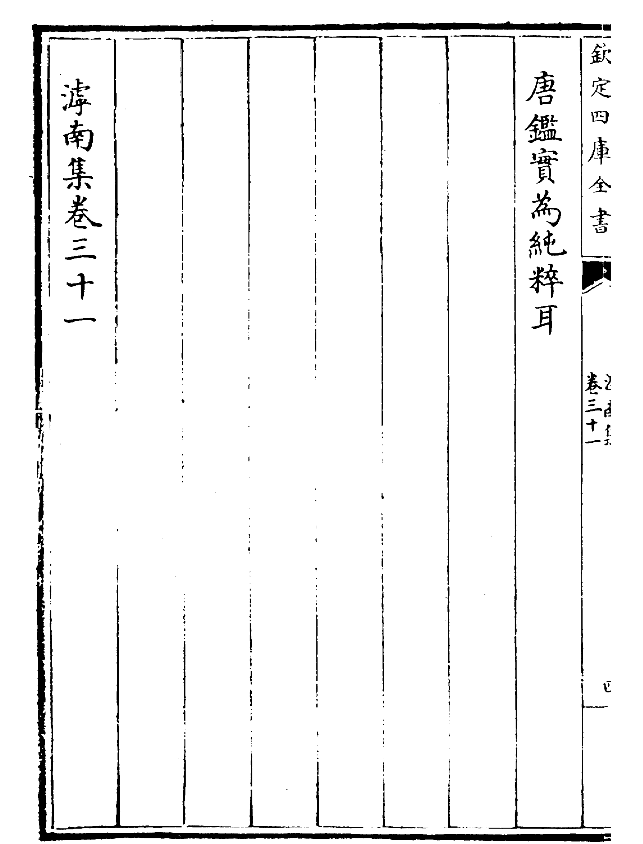
王安石書解其所自見而勝先儒者纔十餘章耳餘皆委曲穿鑿出於私意悖理害教者甚多想其於詩於周禮皆然矣謬戾如此而使天下學者盡廢舊說以從已何其好勝而無忌憚也

宋人解書者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窒又不為近代之鑿當為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知有夏僎蓋未見林氏本故耳夏解妙處大抵皆出于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有數也

張九成談聖人之道如豪估市物鋪張誇大惟恐其不售也天下自有公是公非言破即足何必㕧㕧如是哉論孟解非無好處至其穿鑿迂曲不近人情亦不勝其弊矣

呂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暗皆不中理力戒後學誦習而終身刻意者讀詩大事記二書而已以予觀之博議雖多浮辭而其所發明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于世教讀詩記乃反平常無甚高論大事記非不簡古然不作亦可也

東萊謂學者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謝氏論語胡氏春秋予素不明易程氏傳未敢知若謝氏胡氏之書嘗略觀之大抵喜為鑿說過正者多惟



唐鑑實為純粹耳

滹南集卷三十一